

# 中华文化名著典籍精华

荀子



（战国）荀况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.7  
0:1

2121  
F990

Z121.7  
X990:1

中华文化名著典籍精华

# 荀 子

(战国)荀 况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中国文化典籍精华/柴华主编. —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  
2004.4

ISBN 7 - 207 - 04995 - 1

I. 中 ... II. 柴 ... III. 古籍—汇编—中国

IV. Z121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0433 号

**责任编辑:魏杰恒**

**中国文化典籍精华**

**主编 柴 华**

**副主编 杨晓娟 杨永兴**

---

**出 版 者**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 
**通读地址**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 
**邮 编** 150008  
**网 址** www.longpress.com E-mail hljmnbs@yeah.net  
**印 刷** 山东省昌邑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
**经 销** 各地新华书店  
**开 本** 850 × 1168 毫米 1/32·印张:241  
**字 数** 7150 千字  
**印 数** 1—3000  
**版 次**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
**书 号** ISBN 7 - 207 - 04995 - 1/G·1039

---

**定 价:**540.00 元(全三十册)本册 18.00 元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,印刷厂负责调换)

# 目 录

|      |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|-------|-----|
| 天    | 论 | ..... | 1   |
| 解    | 蔽 | ..... | 14  |
| 正    | 名 | ..... | 33  |
| 性    | 恶 | ..... | 51  |
| 礼    | 论 | ..... | 66  |
| 王    | 制 | ..... | 89  |
| 非    | 相 | ..... | 115 |
| 君    | 道 | ..... | 128 |
| 王    | 霸 | ..... | 148 |
| 强    | 国 | ..... | 171 |
| 儒    | 效 | ..... | 185 |
| 非十二子 |   | ..... | 207 |
| 富    | 国 | ..... | 219 |
| 议    | 兵 | ..... | 242 |
| 劝    | 学 | ..... | 262 |
| 成    | 相 | ..... | 273 |

# 天 论

## 原文

天行有常①，不为尧存②，不为桀亡③。应之以治则吉，应之以乱则凶④。强本而节用⑤，则天不能贫；养备而动时⑥，则天不能病；循道而不贰⑦，则天不能祸。故水旱不能使之饥，寒暑不能使之疾，妖怪不能使之凶⑧。本荒而用侈⑨，则天不能使之富；养略而动罕⑩，则天不能使之全；倍道而妄行，则天不能使之吉。故水旱未至而饥，寒暑未薄而疾，妖怪未至而凶。受时与治世同，而殃祸与治世异，不可以怨天，其道然也。故明于天人之分，则可谓至人矣。

①天——指自然界。行——运行。常——常规，一定的规律。②尧——我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首领，古代传说中的贤君。③桀——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，古代传说中的暴君。④应（硬 ying）——适应，对待。治、乱——二者相对而言，治指合理的措施，乱指不合理的措施。“应之以治（乱）”，等于说“以治（乱）应之”。以，用。之，指自然规律。⑤本——指农桑，即农业生产。法家以农业为本，以商业为末。⑥养备——供养齐备，即衣食充足。动时——活动适时。⑦循——遵循。道——指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。不贰——不三心二意，坚定不移。⑧妖怪——指自然界的一些奇怪现象，如下文提到的“星坠”、“木鸣”，等等。古人不能解释这些现象，以为是妖怪。⑨荒——荒废。侈——浪费，奢侈。⑩养略——供养减少，即衣食不充足。略，减少。动罕——活动少。全——健全。倍——通“背”，违背。薄——迫近，侵袭。受时——遇到的天时（指气候、节令等自然条件）。治世——社会安定的时期。其道——指统治者所采取的政治措施。天人之分——天（自然）与人（社会）的区分。至人——即下文所说的“圣人”。这里是指明白“天人相分”的人。

不为而成，不求而得，夫是之谓天职①。如是者，虽深，其人不加虑焉②；虽大，不加能焉③；虽精，不加察焉④；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⑤。

天有其时⑥，地有其财⑦，人有其治⑧，夫是之谓能参⑨。舍其所以参⑩，而愿其所参，则惑矣。

①夫（服 fu）——发语词。是——这。天职——自然的职能。②其人——指上文的“至人”。虑——思虑。③不加能——不施加才能，即不干预。④精——精微，微妙。察——观察，追究。⑤不与天争职——不与自然争职能。⑥时——四季的变化。⑦财——蕴藏的财富。⑧治——指掌握天时、利用地财的办法。⑨能参（餐 can）——能与天地互相配合。参，参与，配合。⑩所以参——用以配合天地的人为的努力。愿——指望。所参——所配合的对象，即天地。惑——迷惑，糊涂。

列星随旋，日月递照①，四时代御②，阴阳大化③，风雨博施④，万物各得其和以生⑤，各得其养以成⑥。不见其事而见其功，夫是之谓神。皆知其所以成，莫知其无形⑦，夫是之谓天。唯圣人为不求知天。

①递——交替。②代御——替代运行。③阴阳——阴气和阳气。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认为，宇宙万物是这两种对立的气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“和气”构成的。化——生育。④博——广博，普遍。⑤其和——以上各种自然条件的协调作用。⑥其养——以上各种自然条件的滋养。⑦莫——没有人。无形——指自然生成万物那种不露行迹的生成过程。

天职既立，天功既成，形具而神生①，好恶喜怒哀乐臧焉②，夫是之谓天情③。耳目鼻口形，能各有接而不能相也④，夫是之谓天官⑤。心居中虚⑥，以治五官，夫是之谓天君⑦。财非其类以养其类⑧，夫是之谓天养⑨。顺其类者谓之福，逆其类者谓之祸，夫是之谓天政⑩。暗其天君，乱其天官，弃其天养，逆其天政，背其天情，以丧天功，夫是之谓大凶。圣人清其天君，正其天官，备其天养，顺其天政，养其天情，以全其天功。如是，则知其所为，知其所不为矣，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，其行曲治，其养曲适，其生不伤，夫是之谓知天。

形——身体。神——精神。②藏——通“藏”。焉——于此。③天情——指人的情感。④能——本能。接——接触外界事物。不相能——本能不能互相替代。⑤天官——指人的感官。⑥中虚——指人的胸膛。⑦天君——古人错误地认为心是思维器官，象国君统帅四方那样，对其他感觉器官起统帅作用，所以荀况称心为“天君”。⑧财——通“裁”，裁成，利用。其类——指人类。⑨天养——自然的供养。⑩天政——自然的“政令”，指自然界对人类生活的制约，就象国家的政令一样，不能违抗。以——这里相当于“而”。大凶——大灾祸。官——尽职，服务。役——役使。曲——周遍，各个方面。治——有条理。

故大巧在所不为①，大智在所不虑②。所志于天者③，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④。所志于地者，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⑤。所志于四时者，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⑥。所志于阴阳者，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⑦。官人守天⑧，而自为守道也。

①在所不为——有所不为，即不去做那种不能做的事情。②在所不虑——有所不虑，即不去想那种不能想的问题。以上二句是说对“不见其事”的“无形”的自然不加干预，不加思虑。③志——通“识”，认识，研究。④已——通“以”，根据。见（现 xian）——同“现”，显现。象——天象，日月星辰运转的规律。期——预期，推测。⑤宜——土宜，土地适宜作物生长的条件。息——生长。⑥数——时序，春耕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农业季节性规律。事——从事，指耕作。⑦和——调和，阴阳相交所产生的“和气”。⑧官人——指掌管天文、历象等方面的官员。

治乱天邪①？曰：日月星辰瑞历②，是禹，桀之所同也③，禹以治，桀以乱，治乱非天也。时邪？曰：繁启蕃长于春夏④，畜积收臧于秋冬⑤，是又禹，桀之所同也；禹以治，桀以乱，治乱非时也。地邪？曰：得地则生，失地则死，是又禹、桀之所同也；禹以治，桀以乱，治乱非地也。《诗》曰⑥：“天作高山⑦，大王荒之⑧；彼作矣，文王康之⑨。”此之谓也。

①邪（噫 ye）——同耶，疑问词。②瑞历——历象，天体运行的现象。③禹——夏后氏部落联盟的首领，相传他治水有功，被舜选为继承人。

④繁——众多。启——萌芽。蕃——茂盛。⑤畜——同“蓄”，积聚。⑥《诗》，——《诗经》，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。引诗见《周颂·天作》。⑦高山——指岐山，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。作——生成。下文“彼作矣”的“作”，由耕作引申为创立的意思。⑧大（太 tai）王——也叫古公亶父，是周文王姬昌的祖父，古代周部族的领袖。荒——大，引申为开辟。⑨文王——姓姬名昌，殷代末年的诸侯，死后被称为文王。康——安定。

天不人为之恶寒也辍冬①，地不人为之恶辽远也辍广，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②。天有常道矣③，地有常数矣④，君子有常体矣⑤。君子道其常⑥，而小人计其功⑦。诗曰：“礼义之不愆⑧，何恤人之言兮！”⑨此之谓也。

①恶（务 wu）——厌恶。辍——废止。②匈匈——汹汹，形容声音吵闹。③常道——一定的规律。④常数——一定的法则。⑤常体——一定的行为标准。⑥道——奉行。⑦功——指眼前的利益。⑧愆（迁 qian）——过失，差错。⑨恤——顾虑。

楚王后车千乘①，非知也②；君子啜菽饮水③，非愚也；是节然也④。若夫志意修⑤，德行厚，知虑明，生于今而志乎古⑥，则是其在我者也。故君子敬其在己者⑦，而不慕其在天者；小人错其在己者⑧，而慕其在天者。君子敬其在己者，而不慕其在天者，是以日进也⑨，小人错其在己者，而慕其在天者，是以日退也。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，一也。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⑩。

①后车——侍从的车子。乘（胜 sheng）——古时一车四马为“乘”。这里“千乘”等于说“千辆”。②知——通“智”。③啜——吃。菽——豆类的总称，这里泛指粗粮。④节然——偶然，凑巧。⑤若夫——至于。⑥志乎古——识于古，通晓古代。⑦敬——看重。⑧错——通“措”，放弃。⑨是以——以是，因此。⑩县——通“悬”，悬殊。

星队①、木鸣②，国人皆恐。曰：是何也？曰：无何也，

是天地之变，阴阳之化，物之罕至者也。怪之，可也；而畏之，非也。夫日月之有蚀，风雨之不时，怪星之党见③，是无世而不常有之④。上明而政平，则是虽并世起⑤，无伤也；上暗而政险⑥，则是虽无一至者，无益也。夫星之队、木之鸣，是天地之变，阴阳之化，物之罕至者也。怪之，可也；而畏之，非也。

①星队（坠 zhui——流星坠落。队，通“坠”。②木鸣——庙旁树木发出声响，古人便觉得奇怪可怕。③党见——即倘现，偶然出现。党，通“倘（恍）”。④常——通“尝”，曾经。⑤并世——同时。⑥暗——昏暗。险——险恶。

物之已至者，人妖则可畏也①。桔耕伤稼②，桔耘伤岁③，政险失民，田秽稼恶④，余贵民饥⑤，道路有死人，夫是之谓人妖。政令不明，举错不时⑥，本事不理，勉力不时⑦，则牛马相生，六畜作妖，夫是之谓人妖。礼义不修，内外无别，男女淫乱，则父子相疑，上下乖离⑧，寇难并至⑨，夫是之谓人妖。妖是生于乱，三者错⑩，无安国。其说甚尔，其灾甚惨。可畏也，而不可怪也。传曰：“万物之怪书不说。无用之辩，不急之察，弃而不治。”若夫君臣之义，父子之亲，夫妇之别，则日切磋而不舍也。

①人妖——人为的灾祸。②桔（苦 ku）——粗劣。③耘——除草。岁——年成。④秽——荒芜。⑤余（敌 di）——买粮食。⑥举错——举，兴办；错，通“措”，废止。举措，指各种措施。⑦勉力——力役。⑧乖离——背离。⑨寇难——外患内乱。⑩三者错——三种人妖交错而来。尔——切近。传——指古代文籍。切磋（撮 cuo）——讲求。

雩而雨①，何也？曰：无何也，犹不雩而雨也②。日月食而救之，天旱而雩，卜筮然后决大事③非以为得求也，以文之也④。故君子以为文，而百姓以为神。以为文则吉，以为神则凶也。

①雩（鱼 yu）——古代求雨祭天祀神的仪式。②犹——如同，等于。③卜筮——占卜古人测定吉凶的——种迷信活动。用龟甲占卜叫卜用蓍草占卜叫筮。④文——文饰，粉饰。

在天者莫明于日月，在地者莫明于水火，在物者莫明于珠玉，在人者莫明于礼义①。故日月不高，则光辉不赫②；水火不积，则辉润不博③；珠玉不睹乎外④，则王公不以为宝；礼义不加于国家，则功名不白⑤。故人之命在天⑥，国之命在礼。君人者⑦，隆礼尊贤而王⑧，重法爱民而霸⑨，好利多诈而危，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。

①礼义——礼指以封建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准则，按照礼去做就是义。②赫——明亮。③辉润——光泽。博——广博。④睹——显现。⑤白——显赫。⑥人之命在天——人的命运在于如何对待自然，不是说人的命运由天决定。⑦君人者——统治人民的君主。⑧隆——崇尚。王（忘 wang）——成就王业，统一天下。⑨霸——成就霸业，统辖一方。

大天而思之①，孰与物畜而制之②？从天而颂之，孰与制天命而用之③？望时而待之，孰与应时而使之？因物而多之④，孰与骋能而化之⑤？思物而物之⑥，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？愿与物之所以生，孰与有物之所以成⑦？故错人而思天⑧，则失万物之情⑨。

①大天——以天为人，尊崇天。②孰与——何如，哪赶上。物畜——当作物来畜养。这里是说把天当作物来看待。③制天命——制服“天命”。④因——依赖。⑤骋能——施展才能。⑥物之一——役使之。“物”在这里当动词用。⑦有——通“佑”，帮助，促进。⑧错人——放弃人的努力。⑨情——本性。

百王之无变，足以为道贯①。一废一起②，应之以贯③，理贯不乱。不知贯，不知应变，贯之大体未尝亡也④。乱生其差，治尽其详。故道之所善，中则可从⑤，畸则不可为⑥，匿

则大惑⑦。水行者表深⑧，表不明则陷；治民者表道，表不明则乱。礼者，表也。非礼，昏世也；昏世，大乱也。故道无不明，外内异表，隐显有常，民陷乃去⑨。

①道——这里指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。这个基本原则是以体现等级制度的礼为标志的。贯——贯通，贯穿。②一废一起——指时代的变革。③贯——指贯穿古今的“道”。④大体——基本内容。⑤中——适当。⑥畸——偏离。⑦匿（特 te）——差错。⑧表——标志，标准。⑨陷——灾难。

万物为道一偏①，一物为万物一偏，愚者为一物一偏，而自以为知道，无知也。慎子有见于后，无见于先②。老子有见于诎，无见于信③。墨子有见于齐；无见于畸④。宋子有见于少，无见于多⑤。有后而无先，则群众无门⑥。有诎而无信，则贵贱不分。有齐而无畸。则政令不施。有少而无多，则群众不化⑦。《书》曰⑧：“无有作好⑨，遵王之道。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⑩。”此之谓也。

①道——在这里指宇宙的根本法则。一偏——一个方面，一部分。②慎子——即慎到，战国时期的法家，赵国人。慎到主张君主要凭借权势实行法治，不讲任用贤能。荀况认为任用贤能是实行法治的先决条件，所以他说慎到“有见于后，无见于先”。③老子——即老聃，相传为春秋时楚国人，道家的创始者。他主张以屈为伸，以柔胜刚，所以荀况说他“有见于诎，无见于信”。诎，通“屈”。信，通“伸”。④墨子——名翟，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，墨家的创始者。墨翟主张兼爱、尚同，幻想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实现互爱互利，所以荀况说他“有见于齐，无见于畸”。畸，不齐，差别。⑤宋子——即宋钲（坚 jian），战国时宋国人。宋钲说人情是欲少而不欲多的，所以荀况说他“有见于少，无见于多”。⑥无门——没有前进的门径。⑦不化——得不到教比。⑧《书》——即《尚书》，引文见《洪范》篇。⑨无有——不要。作好（号 hao）——偏好。⑩作恶（务 wu）——偏恶。

## 译文

自然界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。这种规律，不因为有了贤君

尧才存在，也不因为出了暴君桀就消亡。用合理的措施适应自然规律，事情就能办好，用不合理的措施对待自然规律，事情就要办糟。加强农业生产，节约开支，天就不能使人受穷，衣食充足，活动适时，天就不能使人生病；遵循治国原则，始终如一，天就不能使人遇祸。所以，水灾旱灾不能使人挨饿，严寒酷暑不能使人生病，自然妖异不能使人受害。相反，农业生产荒废，奢侈挥霍，天就不能使人富裕；衣食不足，活动又少，天就不能使人健康；违背治国原则，胡作非为，天就不能使人安定。因此，水灾旱灾没有发生也会闹饥荒，严寒酷暑没有袭来也会生病，自然妖异没有出现也会受害。在社会动乱时期，人们所遇到的天时条件和社会安定时期完全相同，可是遭受的灾祸却与社会安定时期大不相同，这不能埋怨天，这是统治者所采取的错误措施造成的。因此，只有懂得人与自然的区分，才可以算得上是“圣人”。

不去做而有成效，不去求而有所得，这就是自然的职能。象这样的自然的职能，虽然深远，圣人是不会加思虑的；虽然广大，圣人是不会加干预的；虽然微妙，圣人是不会加观察的，这就叫做不与自然争职能。天有四时的变化，地有蕴藏的财富，人有掌握天时、利用地财的办法，这就叫做善于同天地配合。如果放弃人的努力，指望自然的恩赐，那就太糊涂了。

天上群星相随转动，太阳月亮交替照耀，春夏秋冬依次替代，阴阳二气化生万物，风雨普遍滋润万物。万物各自受到这些条件的协调作用而产生，各自得到这些条件的哺育滋养而成长。看不见它化生万物的形迹，却看到了它生成万物的功效，这就叫做“神”。都知道是它在生成万物，却没有人知道它不露形迹的生成过程，这就叫做“天”。只有圣人才不对天作主观随意的解释。

自然的职能既已确立，自然的功用既已达到，人的形体因而具备，精神也就随之产生，爱、憎、喜、怒、哀、乐等各种感情，就蕴藏在人的形体和精神里面，这就叫“天情”。人的耳、目、鼻、口，身各有接触外界事物的本能，并且彼此不能

相互替代，这就叫“天官”。心在人的胸膛中部，支配着耳、目、鼻、口，身等五官，这就叫“天君”。人类利用自然万物来养活自己，这就叫“天养”。顺应人类的生活需要的叫做福，违背人类的生活需要的叫做祸，这就叫“天政”。搞昏了做为“天君”的心，破坏了耳、目、鼻、口，身这些“天官”的职能，抛弃了自然万物这些“天养”，违反了顺应人类自身生活需要的“天政”，错用了爱、憎、喜、怒、哀、乐等“天情”，从而丧失了“天功”，不能发挥自然生成的作用，这就是巨大的灾祸了。因此，圣人总是使心保持清醒，正确地发挥耳、目、鼻、口、身的职能，充分利用自然万物的供养，顺应自身需要而生活，正常表达自己爱、憎、喜、怒、哀、乐等情感，从而保全了自然生成的作用。这样就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，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了。于是，天地也就能对人类尽其职守，万物也就能为人类服务了。人们的所作所为都合理，养生的方法都合适，生存不曾受到伤害，这就叫做“知天”。

所以，圣人本领广大也不去做那种不能做的事情，智慧丰富也不去想那种不能想的问题。认识天，就是要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去推测时令的转化。认识地，就是要根据土地条件去繁殖可以生长的庄稼。认识四季，就是要根据春耕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规律去安排农事活动。认识阴阳，就是要根据它们所显现的协调的变化去处理事情。官人掌管着这些天文历象，而圣人则掌握着治理国家的原则。

社会的治乱是天造成的吗？回答说：日月星辰等天体的运行，在禹的时候和桀的时候都一样，禹使天下太平，桀却使天下大乱，可见社会的治乱并不是天造成的。那么，是季节造成的吗？回答说：庄稼发芽成长在春夏两季，收获储存在秋冬两季，这在禹的时候和桀的时候也一样，禹使天下太平，桀却使天下大乱，可见社会的治乱并不是季节造成的。那么，是地造成的吗？回答说：庄稼得到适宜的土地条件就生长，失去适宜的土地条件就死亡，这在禹的时候和桀的时候也一样，禹使天下太平，桀却使天下大乱，可见社会的治乱也不是地造成的。

《诗经》上说，“天生成的岐山呵，是太王把它开辟出来，太王创立了基业，是文王把它安定下来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天并不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取消冬季，地并不因为人们厌恶辽远就缩小面积，君子也并不因为小人的吵吵嚷嚷就改变自己的行动。天有一定的运行规律，地有一定的生长法则，君子也有一定的行动标准。君子按照他的行为标准行事，而小人却斤斤计较眼前的得失。古诗上说，“既然在礼义上没有差错，何必顾虑旁人的闲话呢！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楚王出门，后面跟着上千的侍从车辆，并不是因为他聪明，君子吃粗粮、喝白水，并不是因为他愚蠢。这富贵与贫贱都是偶然的。至于思想志向的端正，道德品行的高尚，智谋思虑的精明，生在今天却通晓古代，那是凭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到的事。所以，君子尽力去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，而不去幻想天的恩赐，小人却不去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，而专去幻想天的恩赐。正因为君子尽力去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，而不去幻想天的恩赐，所以一天比一天进步，小人不去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，而专去幻想天的恩赐，所以一天比一天退步。可见，君子之所以天天进步，小人之所以天天退步，道理都是一个。君子和小人之所以相差悬殊，原因也就在这里。

天上的陨星落地，庙旁的树木发出声响，全国的人都很害怕。他们问：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回答说：这没有什么，只不过是在天地与阴阳的变化中很少出现的现象罢了。觉得它奇怪，是可以的；觉得它可怕，是不对的。日蚀、月蚀的发生，刮风下雨不合季节，奇怪的星星偶然出现，这是各个朝代常有的事情。君主英明，政局安定，这些怪现象即或同时发生，也不会有什么危害。君主昏庸，政局险恶，这些怪现象即或都没出现，也不会有什么好处。所以，天上陨星落地，庙旁树木作响，只不过是在天地与阴阳的变化中很少出现的现象罢了。觉得它奇怪，是可以的；觉得它可怕，是不对的。

在已经出现的事物中，人为的灾祸才是真正可怕的。耕作粗糙，糟蹋了庄稼；锄草马虎，影响了年成；政局险恶，失去

了民心；田地撂荒，庄稼长不好；米价太贵，百姓吃不饱，路上有饿死的人：这就是人为的灾祸。政治法令不明，措施不合时宜，农业生产不闻不问，征调劳役误了农时，那么，牛马就会生怪胎，六畜就会出现怪异现象，这就是人为的灾祸。不讲礼义，内外不分，男女淫乱，那么，父子之间就要互相猜疑，君臣之间就要互相背离，外患内乱就要同时发生，这就是人为的灾祸。可见，一切灾祸都是由人事混乱产生的。如果上述三种人为的灾祸交错在一起，那么就不会有安宁的国家了。这个道理很浅显，但是它所带来的祸害却十分严重。这是可怕的，但不是可怪的。古书上说：“万物的怪现象，经书不加解释。没用的辩论，不急需的考察，应当丢开不管。”至于君臣之间的道义，父子之间的感情，夫妻之间的关系，那是要经常讲求而不能放松的。

祭祀求雨就下起雨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：这没有什么，和没有祭祀求雨就下起雨来一样。发现日蚀、月蚀就去抢救，碰到天旱就去求雨，通过占卜决定大事，这样做并不是真的以为会求得什么，只不过用来粉饰政治罢了。所以，君子认为是粉饰的手段，而百姓却认为真有神存在。认为是粉饰的手段就好了，认为真有神存在就坏了。

在天上没有比日月更明亮的，在地上没有比水火更鲜明的，在万物中没有比珠玉更光彩的，在人事中没有比礼义更光明的。所以，日月要是不高悬空中，它们的光芒就不会明亮；水火要是不大量积聚，它们的光泽就不会广博，珠玉要是不把光彩显现在外，王公们就不会把它当成宝贝，礼义要是不把它推行到全国，执政者的功绩和声名也不会显赫起来。所以，人的命运在于如何对待自然，国家的命运在于如何对待礼义。作为一个君主，崇尚礼义尊敬贤人，就可以在天下称王；重视法治爱护百姓，就可以在诸侯中称霸。否则，贪图财利，多用欺诈，就很危险；使用权术，搞颠覆活动，要阴谋诡计，就得灭亡。

尊崇天而仰慕它，哪赶上把它当作物来看待而控制起来呢？顺从天而颂扬它，哪赶上掌握它的变化规律而加以利用呢？观

望天时坐等恩赐，哪赶上因时制宜使它为生产服务呢？依赖物类自然生长而增多，哪赶上施展人的才能而繁殖它呢？空想役使万物，哪赶上把万物管理好而不浪费掉呢？指望万物的自然发生，哪赶上掌握它的生长规律而促进它的成长呢？因此，放弃人的努力而指望自然的恩赐，那就不符合万物生长发展的本性了。

经历百代帝王也没有改变的东西，就完全可以作为一贯通行的原则肯定下来。虽然一朝废一朝兴，时代在变革，但只要能够运用这个一贯的原则去适应这些变化，就能条理贯通，不致混乱。如果不认识这个一贯的原则，就不知道怎样来适应这些变化。这个一贯的原则的基本内容是永远不会失效的。社会混乱，就是因为运用这个一贯的原则出了差错；社会安定，就是因为把这个一贯的原则运用得十分周详。因此，根据这个一贯的原则来衡量是正确的，与它相符合的，就可以照着做，偏离了，就不要做，完全不对头，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。涉水过河的人依仗着深浅的标志，如果标志不明显，就要沉没到水里去。统治人民的人应当把这个一贯的原则树为标志，如果这个标志不明显，就要造成混乱。礼，就是标志，违反了礼，就是暗无天日的世界；暗无天日的世界，那就是天下大乱。所以，这个一贯的原则一定要非常明确，虽然它在内、外的表现有所不同，时隐时现，但都有一定的常规，这样，人民就可以免于灾难了。

万物只是道的一个方面的表现，一物只是万物的一部分。愚蠢的人只能认识一物的一部分，他却自以为认识了道，这真是太无知了。慎子对“后”的一面有所认识，但对“先”的一面却缺乏认识。老子对“屈”的一面有所认识，但对“伸”的一面却缺乏认识。墨子对“等同”的一面有所认识，但对“差别”的一面却缺乏认识。宋子对人的情欲“少”的一面有所认识，但对人的情欲“多”的一面却缺乏认识。如果只认识“后”的一面，不认识“先”的一面，那么群众就找不到前进的门径了。如果只认识“屈”的一面，不认识“伸”的一面，那么贵

和贱就无法分别了。如果只认识“等同”的一面，不认识“差别”的一面，那么国家的政令就无法实行了。如果只认识人的情欲“少”的一面，不认识人的情欲“多”的一面，那么群众就不能得到教化了。《尚书》上说：“不要偏好，要遵循先王的大道。不要偏恶，要遵循先王的大路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